

金伯宏
著

是是非非



现代出版社

是是非非

金伯宏 著



991995



现代出版社

7297/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是非非/金伯宏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1. 1
ISBN 7 - 80028 - 609 - 6

I. 是… II. 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372 号

SHISHI FEIFEI

是 是 非 非

责任编辑: 张 晶

封面设计: 袁 涛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028 - 609 - 6/I · 128

定 价: 20.00 元

此书不反对牛奶或者奶牛

此书不反对爱喝牛奶或者不爱喝牛奶的人们

此书不反对高个女人或者矮个男人

此书有不少怪论和废话，请不要太认真

目 录

1. 蹦蹦头.....	1
2. 找上门的“未婚妻”	10
3. 刘有多的“智慧丸”	19
4. 与女大夫“恋爱”	35
5. “怜香惜玉”的教授.....	44
6. “长高牛奶”	52
7. 邂逅华姗姗.....	63
8. 逃出医院.....	68
9. 奇妙的滤纸.....	77
10. 成功合作	87
11. 美丽的徐美丽	100
12. 博士家教.....	106
13. 初登市长家门	116
14. 市长的女教练	130
15. 草坪兔子.....	137
16. 大打出手.....	146
17. 谈判	155

18. “高低杠”	169
19. 蹦蹦头闯祸	178
20. 蹦蹦头进拘留所	188
21. 解救蹦蹦头	194
22. 细妹离去	211
23. 改基因牛	219
24. 高考最后一天	229
25. 艳遇	236
26. 又是蹦蹦头	241
27. “我是你爸爸”	249
28. 谁来照管蹦蹦头	258
29. 形势逆转	269
30. 幸福 1 号	276
31. 唐渊博的麻烦	287
32. 抉择	301
33. 蹦蹦头和细妹	307
34. 峨嵋大师出山	316
35. 曾爱洁的行医活动	325
36. 苏醒	335
37. 新生命的降临	345
38. 结局	355

1 蹦蹦头



1977年。石头镇上的初级中学还在破旧的关帝庙里，“文革”中被下放到此教书的李桦老师正在初二语文课上讲课：“上次作文题是‘我的理想’，窦蓬蓬同学的作文中心内容突出，文字通顺，得了5分。我现在把他的作文给大家念一遍，大家要认真听，从中找出他的作文好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差距是什么。”李桦老师拿起作文本开始朗读：“我的父亲出生在远离这儿的江苏，大学毕业后被保送到苏联留学，归来后报名支援“三线”来到这里。父亲是工厂里搞技术革新的发明家。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像他一样有事业心的发明家……”

课堂里两个男学生在议论,一个名叫刘有多的问:“‘蹦蹦头’的爹不是个石匠吗?”“蹦蹦头”是窦蓬蓬广为流传的外号。

另一个叫林大力的回答:“石匠是他妈给他找的新爹。”

刘有多说:“老爹已经死了,管什么用?他的爹就是个砸石头的,得意个屁呀。”

周围响起了一片嬉笑声,李桦老师抬起头,严肃地说:“大家保持安静。”

刘有多站起来说:“我要揭发,蹦蹦头吹大牛,他爹不是发明家,他的作文是胡说八道……”

“他的家庭情况我知道。”蹦蹦头的家庭和班上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李桦老师知道得很清楚。60年代初他父亲来这里后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工姑娘结了婚,“文革”中窦工程师被批斗迫害致死。蹦蹦头母亲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辞职回石头镇娘家。石匠父亲是蹦蹦头母亲不久前结婚的新男人。李桦老师对蹦蹦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同情心,她说:“刘有多,课堂上不能随便说话。”

刘有多的父亲是石头镇镇长,他既不服气蹦蹦头也不怕老师李桦:“老师,我想问几个问题,爹能随便认吗?一个人能有俩爹吗?亲爹后爹新爹老爹到底哪个算数?”

全班哄堂大笑,蹦蹦头眼睛里含着泪水。

李桦老师脸绷得像面鼓,说:“刘有多,今天不是说谁的爹怎么样,今天是评比作文。你要懂得尊重别人。”

“我尊重他?凭什么?吹牛大王。”

“刘有多,别以为你爹是镇长就没人敢罚你。你给我出去!”

“出去就出去,反正蹦蹦头的爹是打石头的。”刘有多说

完左右晃荡着走出教室。

放学的时候李桦老师留住蹦蹦头,说:“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给你们上课,我马上要调回省城大学工作了。”

蹦蹦头吃惊地问:“那我们怎么办?”

“这你不用担心,你们会有新的老师。”

蹦蹦头脸上露出不信任的神色:“新来的肯定不如您,您能不能别走?”

李桦老师摸着蹦蹦头的头说:“我是学生物的,在这儿把专业全荒废了。你学习成绩不错,现在‘四人帮’倒台了,知识分子有了出路,你一定要坚持好好学习,将来上我们的大学,学生物,我还可以教你,你可以实现当个发明家的愿望。”

李桦老师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是对于小地方的人情世故却没有任何经验。她不可能想到自己当众的一褒一贬,会影响两个学生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关系。

放学回家的路上,蹦蹦头被没有好气的刘有多带着一伙男生拦住。刘有多问蹦蹦头:“喂,你可真敢吹牛皮,你的爹什么时候成了发明家啦?”

蹦蹦头急得伸直脖子说:“我的爸爸就是发明家。”

“你搞错了,我是你爸爸。”他的话引得男生们捧腹大笑。刘有多虽然不敢当面顶撞李桦老师,但是对蹦蹦头他却从来也没有正眼看过。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堤外损失堤内补。”刘有多就是要把自己在老师那儿受的气从蹦蹦头身上找回来。

按照石头镇一带的风俗,“我是你爸爸”属于最难听最恶毒最具有挑战性的骂人话,有点像18世纪欧洲贵族扔手套表示要决斗,这句话一出口,不动刀子也要抡砖头,任何

男子汉容忍了它,在当地就永无抬头之日。

蹦蹦头被逼无奈,立刻针锋相对:“你怎么骂人呐!”

“你不服气敢跟我比武吗?”刘有多捋起袖子露出胖乎乎的胳膊,立着手掌往下一剁,胳膊的肌肉上就鼓起一块小包,“这叫小耗子,你有吗?”

蹦蹦头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第一,但身体却像一棵遭了霜冻的幼苗,除了他的大脑袋正常发育外,胳膊、腿细得像铅笔,这就使他自然而然沦落到班上经常受欺压的“第三世界”。“没有小耗子我也不怕你。”没有一定的肌肉储备是剁不出小包的,蹦蹦头没有退路,只好硬着头皮说。

“比武咯,比武咯!”男生们像是过节一样兴奋。

“那你就等死吧!”刘有多两只胳膊左右挥舞得像风车。

1977年,金庸发明的无影剑和夺命拳等武术绝招还没有传入内地,刘有多打的是本地土产的王八拳,在当时是属于最有杀伤力的一种武功。

蹦蹦头预感到今天在劫难逃,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应战。他突然想起刚学的几何课里有一条定理——连接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自己要想有效地打到对方,只有把胳膊向前伸成直线,直插过去才有可能触及到对方的弱点。蹦蹦头吸了口气,伸直两臂,闭上了眼睛,心里念着: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便像一只被狼逼得走投无路的小羊那样冲了过去。

刘有多“哎呀”叫了一声,捂着脸蹲在地上,一边擦眼泪一边叫:“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蹦蹦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学的理论会这么有效,刘有多会这么不堪一击。他以为自己比武得胜,可以凯旋而去,没想到被林大力和几个同学围住要他向刘有多赔礼,他当

然不从。同学们都是在“文革”中长大的，有着丰富的斗反革命的经验。于是两个人上前，采取通用的喷气式姿势，反扭着他的胳膊，林大力按着他的脑袋，强迫他磕头叫刘有多爸爸。蹦蹦头嘴唇紧闭挣扎反抗，林大力便在他的大头上猛烈地敲击。他气得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蹦蹦头醒来，发现不远处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正瞪大眼睛看着他，他认出她正是欺负他的林大力的妹妹林细妹。他咬紧牙，忍住眼泪，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收拾起书包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母亲把他一把推到墙角，问：“怎么搞的，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没有。”蹦蹦头不敢提自己的遭遇。

“那衣服怎么破了？”

“我自己摔的。”

“你真气死我了。”

母亲前不久再婚嫁给了本镇的一个刘姓石匠，蹦蹦头从骨子里觉得这个男人根本无法和自己死去的父亲相比，一直采取不承认态度，这让母亲觉得很为难，因此孩子打架的事她无心没完没了。她静下心对让她心疼又心烦的儿子说：“我一个人已经熬了十多年，容易吗？我再嫁人也是为你好，让你能吃饱饭，能上学。你爹去派出所给你改名去了，以后你就叫刘小狗了。”

蹦蹦头的大名叫窦蓬蓬，是生父盼他将来蓬勃发展有出息给他取的。儿子脑袋长得又大又圆像个皮球，认识不认识的人见到都会情不自禁摸摸它。父亲抱着他得意地吟唱：

窦蓬蓬、蹦蹦头，身体瘦小，长大头。家里人开始叫他蹦蹦头，很快都叫顺了口。

“什么?!刘小狗?我不要!”蹦蹦头本来就不同意改名，一听把自己改成一只小动物的名更是大惊失色。

“是你爹看你长得弱，怕招惹鬼不好养，特别给你起的。”当地有给男孩起丑名的习惯，“狗”“臭”“丑”“泥巴”“屎蛋”“石头”等等都是经常入选的词语。这些名字丝毫没有丑化侮辱的意思，相反体现的正是父母的良苦用心，但心存偏见的蹦蹦头不这么认为。

俩人正说着后爹拿着户口簿进了门，母亲说：“快叫爹!”蹦蹦头低着头一声不吭。母亲用手指掐他胳膊上的肉，说：“快叫!这孩子，气死人了。”

蹦蹦头虽然疼得直出冷汗，但他就像是一个被敌人抓住死不招供的儿童团团长，坚决不开口。

后爹是个老实人，看母子俩僵持不下，说：“叫不叫随他吧，名字我已经给你改了，以后你就叫刘小狗了。”说完把户口簿给了母亲。

不管蹦蹦头是否同意，户口簿上的窦蓬蓬就此永远消失了。再自说自话自称窦蓬蓬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能得到父母的容许。此后只要有人问他的姓名，别无选择的他便回答“蹦蹦头”三个字。蹦蹦头是他的小名，母亲自己都习惯这样叫，虽然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这毕竟是生父口传亲授的，比刘小狗雅气得多。蹦蹦头这个名字就这样被保留下来，推广使用开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他的大名。

晚上蹦蹦头含着泪一个人躺在床上，他下定了决心，就是要离开这个破学校，离开那些合不来的同龄人，离开这个不称心的家，离开与世隔绝的石头镇。对他来说，现在惟一

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高中能考上省城的第一中学,再考上大学,这样他就可以去住校,摆脱这里的一切。

蹦蹦头一年一年地熬着,如愿以偿地考上第一中学后,1983年他又以全省状元的身份考上了省城李桦老师所在的全国重点大学的生化系。刘有多虽然比蹦蹦头低50分,但也被这所大学录取。

刘有多的父亲已经提升当了副县长,肚子也相应地鼓了起来,有点领导干部的派头。他请县剧团在镇上唱大戏,又请儿子和蹦蹦头吃饭。饭桌上刘副县长说:“今年石头镇能出全省高考状元,并有多人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这充分说明我们县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也是全镇各级领导和教职员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我们大家的光荣。今天主要是吃饭庆贺,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还是请你们谈谈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吧。”

刘有多说:“我想挣很多很多的钱,当个洛克菲勒那样的大老板。”

刘副县长吓了一跳,他思想观念的转变比儿子慢一步,对于钱的重要性还没有提升到应有的高度。他虽然对于儿子只想挣钱不想当官抓权感到有点遗憾,但也不想破坏今天的喜庆氛围,于是尽可能理解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就是不一样。蹦蹦头,你呢?”

蹦蹦头说:“我要做个发明家。”

陪吃饭的客人大都没有明白什么是发明家。其中一个问:“发明家?你想发明什么?”

“我也不知道。”蹦蹦头尴尬地说。

刘有多说:“发明一个空想家。”

全桌人都笑了。刘副县长打圆场说：“年轻人嘛，敢想敢干，有点空想也是好事。”

蹦蹦头的石匠父亲这些年起早贪黑打石头挣钱供蹦蹦头上学，40多岁头发已经灰白了。蹦蹦头拿着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走进家门，看见母亲正在给猛烈咳嗽的父亲捶背，他高兴地向家人宣布说：“我考上大学了。”

母亲说：“我天天烧香磕头拜佛，总算熬出来了。你爹把他雕的最精细的一对狮子卖了，凑了5000元，你看够不？”

蹦蹦头心里一热，埋在内心深处的积怨一下全部融化了，他说：“爸、妈，等我大学毕业了，当上了发明家，一定挣钱养你们。”

这是蹦蹦头这些年来第一次叫爸，母亲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突然大哭起来。石匠停止了咳嗽，抬起浑浊的眼睛看着蹦蹦头，问：“什么是发明家？”

蹦蹦头说：“发明家就是创造出过去没有的新技术、新产品，比如发明一种自动雕刻机，这样你就不用抡锤子砸石头了。”

石匠说：“我没事，只要我儿子将来有出息就好。”

李桦和她的丈夫邵教授都在蹦蹦头所在的生化系任教。蹦蹦头有高考状元的头衔，在大学尽可能做一些中学生家教辅导工作，给家里减轻负担。4年里，他如鱼得水一切顺利。毕业后，他随邵教授攻读生物工程学硕士学位，加入了邵教授的课题组，从事动植物基因技术的研究；同时开始负担起父母的生活费用。1996年，32岁的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留校成为邵教授科研方面的得力助手。可惜的是石匠父亲没有能享上清福，蹦蹦头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父亲就因肺病去世了。

老家很多人说蹦蹦头一步登天了,但这只是乡下人的一面之词,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他并没有赶上潮流,比如他的收入,他的住房,还有他的对象问题等等。其中很多问题存在有客观原因,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蹦蹦头的对象问题主要是他自己没有抓紧。特别在他过了 30 岁后,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周边人士的关注。

2 找上门的 “未婚妻”



1996年春,蹦蹦头突然接到母亲托人打来的病危电话。蹦蹦头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赶到家,看到母亲正坐在门前吸烟养神。蹦蹦头问:“妈,你的病怎么样啦?”

母亲根本不理睬蹦蹦头的问题,说:“蹦蹦头,你城里有对象没有?”

“没有,我不着急。”

“你不着急我着急,咱们家不能没后呀。我给你物色了一个,是林家的闺女。林家现在发财了,她哥林大力是你的同学,现在是大老板。林细妹人能干,长得也秀气,特别懂事,我一见她心里就有数,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姑娘对你

有意,你可别薄了人家的情呀……”母亲迫不及待地开始叙说自己的心病。

“妈,我不要,我自己会找。”

“你都三十好几了,咱们这儿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满地跑了。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明天上午去他们家见上一面,保证你满意。年内把事情办了,你把媳妇带到城里,让她好好伺候你,明年我就能抱上孙子了……”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光彩。

林家的细妹初中毕业前母亲病逝,她有两个哥哥和一个未成年的妹妹,父亲没办法只好让她退学回家料理家务。匆匆岁月,两个哥哥都成家立业,细妹二十出头,成了引人注目的大姑娘。父亲着急为她找婆家,说了几家细妹没有一个看得上的,眼看要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大难。父亲急了,问她想要什么样的人,细妹低着头说出了蹦蹦头的名字。

蹦蹦头大学毕业后母亲就开始催他成家,等到蹦蹦头32岁时,忍无可忍的母亲碰上了找上门来的林细妹的父亲,两位老人相见恨晚,自作主张互通有无一拍即合。24岁的林细妹看见父亲为自己张罗财礼,高兴得就像是卖花女嫁了个状元郎一样。

蹦蹦头从小对林家就有成见,他认为母亲是在胡闹,第二天一早不辞而别,回省城后又采取不认不理不从的“三不政策”。母亲十二道金牌却叫不回儿子完婚,二老的计谋眼看不能得逞。商量结果做了一个毫不负责的决定,让细妹像当年孟姜女千里寻夫一样,一个人进城去找蹦蹦头撞大运。

林细妹觉得自己和蹦蹦头定亲是命中注定,她也正想能进城开开眼界,于是有一天她带了地址和对幸福生活的美丽憧憬突然只身出现在蹦蹦头面前。细妹瘦小,脸被山顶